

秘本
埋憂集



成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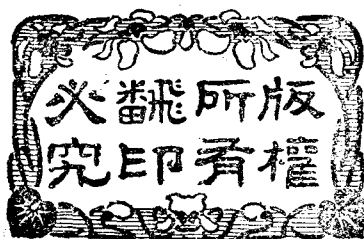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年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年三月發行

秘本
埋憂集四冊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重編者 汪少雲

校閱者 廣益書局

印刷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廣東 楊梅竹斜街 雙門底

漢口 長沙 半邊街 萬福街 開封 書店街

廣益書局

埋憂集卷十

成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受業烏程周如懷校字

鬼隸宣淫

京師寶永局有神祠。門內塑鬼隸四人。頗著靈異。有工匠數人宿於門側。夢中常被其汚。其來時手足如縛。欲喊則不能出聲。醒而捫其股間。每有青泥填塞。且腫痛不能起立。初不知何物爲祟也。後有一點者。又爲所汚。夢中默識其像。而懼之。始知卽鬼隸也。相與告諸司官。而毀其像。其祟乃絕。

狐母

盛京參領達基之父某。嘗獵於山中。會日暮。歸途遇一少婦。年約二十。姿容絕世。告以迷途。求附載。某心念山僻。安得此幼婦。得非狐乎。嘗聞人血可制鬼狐。聞不得遁形。遂截其術。遂許同車。日漸暝。潛破鼻出血。塗其額。婦皇急罵曰。黑驢耶。不畏死耶。然卒不得遁。遂與俱歸。逼爲伉儷。逾年生達基。婦遇家人有禮。

舉家亦不諱見者驚其豔而忘其爲狐也達基嘗謂人曰吾母一切服食無異常人惟頂心常戴一紗笠寒暑不去蓋其頂中空下窺見臟腑故也及卒後衆共驗之果然

七額駙

嘉慶時成德行刺同仁宗皇帝御朝猝放一神箭一侍衛見箭來不及禦輒以身覆御座箭洞胸而死是時七額駙在旁急以兩手抱成德衆侍衛羣趨持之遂醢成德相傳成德武藝侍衛中無有敵者或於地中釘短柱一行成德騰一足掃去柱皆拔起七額駙亦能之然額駙止能掃七柱而成德可掃至十二柱云後駕幸木蘭打圍羣臣方馳逐有一熊突至御前連傷侍衛數人七額駙向前與熊手搏良久爲熊擒去坐身下不得脫額駙急屈右足竭力跌熊去仆于山足糜爛而死然其足自是跛矣

瞿式耜

初王師入桂林。瞿公方巾燕衣危坐署中。胡一清躍馬入勸之去。公舉杯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遂躍馬去。適總督楚師司馬張同敞自靈州回。公喜曰。敵至。吾死不孤矣。敵曰。公將何行。公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更復何去。敵曰。將欲得當以他圖也。公有命。敵敢不死。遂止飲酒。督標致遠將軍臧良勳牽馬請公出城。再圖恢復。家人泣請少忍須臾。待次公子之至。皆不許。遂被執。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曰。公閣部耶。好閣部。公曰。汝王子耶。好王子。有德箕踞地上。顧曰。坐。公曰。我不慣胡坐。有德肅然起。且揖之。見同敵左右命之跪。同敵大罵。旁武士或以刀背折足。強之跪。同敵不屈。牽去。將斬之。公正色叱曰。張司馬國之大臣。不得無禮。死則我同死。有德素重公。悚然遂止。說降百端。卒不屈。有德愈重之。館二公於別所。防禦甚嚴。而供張飲食如上賓。二公慶和自若。會公遭死士遺焦璉書。極言清兵羸弱。勸璉急提兵抵桂。且曰。中興大計。無以我爲念。邈卒得之以獻。有德大恐。閏十一月十七日晨。請二人。公方食。

食撤公笑曰與總督多活四十一日今事畢矣同敝曰快哉此行今日得死所見者皆爲泣下二公顏色不變陽陽如平常總督藏一白綱巾於懷至是服之曰爲先帝服也將服此以見先帝至獨秀巖下公指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于此整衣冠爭就刃被殺時大雷冬發遠近士女皆爲流涕馬蛟麟蒞殺雅重公命以蘆席覆之越三日侍御姚端公門下士也與楊藝入王邸謀殲兩公啓視見公刃血在頸身首不殊面色不變撫之而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殲公乎忽張目左右視楊撫之曰次子來見公耶長公子失所目猶視端叩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寧師徒雲集焦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淺葬二公于風洞山之曠地築室于旁守墓不去云公孫翰林院檢討昌文于十月遣詣永明王辭臨桂伯世爵且陳桂林不可守狀聞警辭歸先是浙人魏元翼以墨吏黜心恨昌文將甘心焉未至一日元翼家中鐵索鏗然繞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作吳語曰汝不忠不義乃欲殺我孫耶元翼叩頭乞緩三日少畢家事又忽

楚語曰。此不義奴。速殺之。何問焉。七竅流血而死。有德疾。遣將禱於城隍。忽見
宮侯司馬四大字。入殿見總督。南面儼然大驚。拜之。歸以告。有德。有德駭然。爲
供雙惠神位。于鐵佛寺。昌文適至。有德因厚禮之。昌文遂遷留守。柩於明月洞。
清癯亦遷總督之柩。與夫人合葬焉。初安仁王英明特達。才略過人。有知人之
鑒。嘗曰。居安可寄社稷。臨難不奪大節者。惟瞿先生一人而已。一日宴罷。夜半
疾作。急召公入。付以後事。執手流涕曰。孤負先生。願永明主曰。國家事。一聽先
生處分。且自言其前世曰。孤再生伽藍。而王第一羅漢也。覺生好輔之。言畢而
薨。相傳永明王嘗至寶鼎寺。禮肉身無量佛。佛忽起立。然則羅漢後身之說。果
不謬也。後王師襲績溪。執督師御史金聲被殺時。洪承疇監斬。既死。尸不仆。洪
入院。見聲衣冠儼然危坐。洪驚入內。恍惚不敢出者數日。此與瞿留守張司馬
之身後現示者。彷彿相似。蓋忠魂毅魄。固當如河嶽日星。不容掩抑也。

外史氏曰。余嘗讀沈廷芳重修明兵部右侍郎左公祠碑銘後。自記曰。順治

二年閏月二十日公授命。是日萊陽鄉人見公衣白衣乘白驢進南門至家。夫人劉淑人問公歸來乎。曰吾爲興朝所囚。問以他事。則曰吾方寸亂矣。時北窗下有木榻。公坐良久。乃去。其鄉人仍見公由南門出。無何懋泰遣人御公柩歸矣。越日公所知從南來云。是日暮遇公於揚州。言欲往南京謁先帝。衣飾與所乘皆同。蓋公之忠誠生死不忘君國如此。至今鄉人稱大忠先生。吾聞諸趙元睿云云。按公之與陳洪範馬少愉衰絰入都也。請祭告諸陵及改葬先帝。不可。則陳太牢于廷。哭而奠之。旋遣還出都。洪範請留公勿遣。乃追還。改館太醫院。公題院門曰。生爲大明忠臣。死爲大明忠鬼。又畫蘇子卿像懸壁間。繼聞南京失守。公南向慟哭。絕粒七日。嘔血題詩有云。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及諭降。不從。遂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等俱被殺。公僕左夏王聯州爭死。亦並殺。從來精忠大節。要皆有其素定者。故沒世猶有生氣如此。或謂南都不亡。則公可不死。然公卽不死。亦終爲郝經之館。

于廣州耳。豈遂能背主屈節乎。蓋玉可碎也。不可毀其白。此則數公之所同也。若碑後所記。則公之靈爽尤爲凜然。故兼錄之。

孫延齡

李定國攻桂林。孔有德謂夫人曰。我受國厚恩。誓以身殉。若輩亦早爲計。夫人曰。君無慮。我不死。指其子及女曰。第兒曹何罪。而亦遭此劫乎。囑老嫗負之去。泣而送之曰。此子苟脫於難。當度爲沙彌。無效乃父一生。馳驅南北下場有今日也。言畢。自經。有德縱火焚其府。拔劍自刎死。子尋爲定國軍士所獲。死於安隆。女以幼。養於軍中。廣西平。女得歸。世祖與太皇太后憫有德歿於王事。令送入宮。爲太后養女。名孔四貞。四貞年十六。太后爲擇壻。四貞自陳有夫。蓋有德存日。已字孫偏將之子延齡矣。因下詔求得之。奉太后命爲夫婦。賜第西華門外。廣西之再定也。上念孔後無人。并慮孔師無主。乃封四貞爲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遙制廣西軍。延齡爲和碩額駙內輔政大臣。世襲一等阿思尼哈番。延

齡美丰姿。曉音律。長于擊刺。體勁捷。能超九尺屏風。惟不喜讀書。然遇有章奏。輒能斟酌可否。與人交。必盡其誠。能容人過失。四貞美而才。自以太后養女。又掌藩府事。視延齡蔑如也。延齡以太后故。貌爲恭謹。以順其意。四貞喜出入宮掖。日譽其能。太后亦善視之。寵賚亞於親王。四貞不知。以計愚之。謂其柔和易制。事益專決。延齡內愈不平。日思所以奪其權。會三都統戴良臣等專權。四貞大悔恨。仍與延齡和好。以良臣等僭亂不法。事訴於上。三都統亦訐之上。命督臣金光祖究其事。大臣皆不直延齡。十二年。吳三桂反。以書招延齡。延齡招良臣等議事。伏力士擲盞爲號。盡縛斬之。卽舉兵。三桂封爲臨江王。廣西提督馬雄亦降。雄本三都統之助。延齡畏其逼。四貞日夜感上恩。勸其歸順。計且決矣。雄探得之。密告三桂。三桂命其侄世賓爲金吾大將軍。領兵以恢復廣東爲名。駐節桂林城外。延齡出迎。叙故舊。相得甚歡。及送之轅門。有苗兵數十突起。馬首延齡於馬箠中出。利刃奮擊。斃數人。力不支。爲所殺。世賓送其頭於馬雄。雄

對之掀髯大笑曰。延齡亦有今日乎。頭忽瞋目張口。躍起。直撲雄身。雄大叫曰。延齡殺我。嘔血數升而死。此與三國演義言吳斬關公。送其首於曹操。操開函問雲長。別來無恙事。絕相類。然彼固附會無稽。而延齡事。則載之四王合傳者也。嗚呼。其果然耶。四貞幼曾爲三桂養女。遂拘之入滇。其子亦爲世賓所殺。雲南平。四貞歸京師。奉有德祀焉。

縊鬼

秀水汪如洋。號雲壑。未第時。館于邑某紳家。嘗夜讀。至二鼓後。一少婦。縞袂素裳。推扉入。汪訝之。起詰所自。婦言。故與主人女芳姑稔。將假逕尋舊好焉。汪以形迹可疑。阻之。婦爭之不得。返身蹲戶外。以手探檻下。移時始去。汪益疑。急返移燈往視。得一圈圍尺許。攜還。向燈審其物。非繩。非帶。如環無端。心知有異。卽就火爇之。腥穢之氣。觸鼻難耐。忽聞哭聲自內出。詢館僮。知主人女。已以自縊死。正驚詫間。前婦突至檻前。覓其圈不得。復入。向汪索取。汪對其頃已焚却。且

叱其速退。婦怒曰：與君素無仇怨，何忍下此毒手？然君貴人也，痛哭而去。未幾，館僮又來報：主人女頃以解救復甦矣。汪後中庚子會狀出爲雲南學差，旋卒。卒時有老僧至門，呼之歸去。先生亦自言：前身峩眉山僧也。

乍浦之變

去年夏，倭夷破乍浦，殺掠之慘，積柴塞路，或棄尸河中，水爲不流。其最可慘者，尤莫如婦女。匪有黑白二種，黑者愚蠢，殆如犬羊；聽白者所驅使，亦不知畏死。故臨陣必使施放鳥鎗，然破城時亦知淫掠。凡所掠婦女，少艾者必以供白鬼，黑鬼則自取老醜者，多有以數人送淫一人而死者。有楊生者，少年才俊，入邑庠，娶婦某氏，慧麗絕倫。至是才逾年耳。前一日，婦聞警，促生卽往覓舟先遁。謂若待城破，將恐求死不得也。生戀家未忍決去，及夷匪至，始出覓舟，而滿城大亂，舟已不可得。急返，聞婦哀號聲徹外，趨入，見黑鬼六、七人，摔女髮，將按淫焉。生跪爲祈免，羣匪怒，卽捉生手足，釘於門上，旋捉女，褫其下衣，送就淫之。良久，

宛轉呼號而死。乃棄之。後搜得僕婦數人。皆斃之而出。有老僕匿於牀下。至是躍出。拔去其釘。抱生下。生不能起立。枕婦尸痛哭。久之。蹣跚出門。意將覓死。適遇白鬼數人。詢知狀。攜生歸。令認取黑鬼七人。殺之。有郭某者。漢奸也。素爲夷匪所倚。掌兵權。犒以三十金。俾另娶。生攜還。以其金。命老僕往市兩棺。至。將婦殮訖。長號數聲。以頭觸棺死。老僕卽取空棺殮之。而自縊焉。其他遭其毒者。亦不勝舉。頃閱揚州十日記。歷叙城破被難之苦。令人不忍卒讀。亂離之際。大抵一轍也。又聞白鬼性亦淫毒。殆不下黑鬼。其所得婦女。嬖愛特甚。每日必用鼓樂交拜。坐筵一番。如新婚者。然顧頗好文墨。每入人家。遇名人書畫。如獲拱璧。爭取無少遺焉。

虎尾白鞭

廣陵某翁。常挈其子游楚。路入九疑。偶日暮。借宿僧樓。時十月之望。羈思無聊。倚窗觀月。忽風起。山木皆震動。葉簌簌落。見一虎躍入後園。坐大石上。俄而大

哭聲極淒楚。旣乃自舒其尾。鞭背數百。乃去。父子大恐。不敢復睡。坐而待旦。以語寺僧。曰。此間常事也。因問虎何哭。曰。虎之性健忘。方食人時。不知其爲人也。覺已晚矣。然其所食人。爪獨不能化。常梗胸中。當清夜月明。必自悔。悔必哭。意謂天地好生。而我食之。故鞭其背。以自懲。然遇風發威震時。適有人至。則故態復萌矣。

外史氏曰。余自幼卽聞父老言。虎之食人。必自踵而上。食至首。乃知爲人。則爲之下。淚棄去。當時已覺其爲誑已也。後讀唐代叢書。穆宗時有孫生與李生某者。素友善。一日。李生忽亡去。其家覓之久。不得。相傳已化爲虎。後孫生以事出京。道經華陰山下。忽遇一虎於叢草中。呼生。問故人無恙。兼述已之爲虎。問及家中消息。繼以痛哭。生乃呼之出。見答以自慚形穢。恐驚故人。故不願見。其言每有所遇。亦知不可食。但饑涎不能自主。且囑其勿復至。恐適遭餓吻也。生悚然謹諾。乃口占七律二首贈生。大哭而去。其所言食人之故。

與此小異。而其所以自恨爲獸。則無不同也。余獨怪世之虎而冠者。其健忘。既有甚於虎。而其忍於橫噬以殺人者。初不知所悔也。烏乎。虎猶如此。奈何名之曰人。而反不如虎乎。

夷船

數年前。傳聞瓊州境外。忽來一船。其長逾於洋船。大稱之。上有三層樓。櫓。帆。檣。壯麗高大。行疾于風。而舟中不見一人。中置銅銃。圍徑丈許。亦能無人自放。中國大礮。遠不及也。于時人情洶洶。以爲必有島夷。將與內地爲患。故爲是先聲。以示威云。按海外。惟荷喇最長于用舟與銃。其舟大者。長三十丈。廣五六丈。板厚二尺餘。鱗次相啣。樹五桅。船上以鐵爲網。外漆打馬油。光瑩可鑑。舟設三層。旁置小窗。各置銅銃。其中每銃張機。臨放推窗以出。放畢自退。不假人力。桅之下置大銃。長三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敵迫則裂此自沈。不能爲虜也。其役使有烏鬼。嘗居高自投於海。徐行出濤中。如履平。

地。舵後銅盤。長大徑數尺。譯言照海鏡。識此。可海上不迷。今倭夷犯浙。自六月望。後來定海。間其總兵百美。及布爾利所駕船。尙泊招寶山。不去。其船並長數十丈。其形製與荷嚨之船無異。而其中船板俱用銅包。我軍嘗遣善泅者潛行水底。至彼鑽之。不能入。據楊炳南海錄言。倭咭喇國。卽紅毛番。而外洋考。謂紅毛自稱和蘭。則此船卽來自倭夷者矣。

閩中紅夷。本日本屬國。舊往來閩地。市易。明神廟末年。輒築堡於海墘。爲久駐之所。甲子春。有漳州李姓者。自日本歸。云日本國王壻也。蓋李本閩中優人。先因渡海失風。漂至日本。日本主愛其人物秀麗。以女侄妻之。數年。思欲歸祀其祖。故返。時撫臣南居益聞知。召詢島中事。且以解散紅夷。請畫策。李云。此係我國屬役者。諭之當去。隨傳命使歸。各棄堡去。遂隳其所築。閩中腹心之患頓釋。是當時雖爲海墘之憂。然止爲日本屬國。不似今之強大。竟至與中國抗衡也。

附錄

據外洋攷及海錄。暎夷卽呂蘭遺種。亦卽紅毛番。外洋攷言其長技。惟舟與銃。海錄亦言其最善連珠鎗。而舟制尤極機巧。其兵制頗得周禮遺意。俗奉天主教。其于內地諸神。從無敬禮者。惟見廟中所塑白無常鬼。必瞻拜頂禮。其他雖孔聖像。亦任意褻玩。甚有擢爲薪者。相傳前年寇寧波時。其陸路統帥布爾利。入城隍廟。曾褫去城隍冠服。將改其服色。及還舟。忽自投作神語曰。吾奉上帝命。爲斯土神。雖本朝未嘗以國制加我。必欲令我易服。汝輩犬羊。輒敢毀裂我冠服乎。言畢。卽取佩刀。自刺而死。于是諸夷震悚。次日。仍如舊制。製作衣冠。備牲禮。送至廟。爲神像穿戴畢。相與羅拜謝罪。然後去。此其事雖近怪。然亦其慢神之一徵也。

甕間手

七修類稿云。予嘗纂談圃。載元豐間。修城掘得一物。活而如人。但無眉目。或謂